

刘斯奋 文笔画笔俱健 治学不忘经世

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

刘斯奋自号“蝠堂”，以“似鸟非鸟，似兽非兽”的蝙蝠自比，大半生跨界穿行于诗词、文学、书画、学术等领域，均取得突出成就。生长于岭南的他，多年来也为岭南文化“正名”鼓与呼，为促进广东文艺事业繁荣作出巨大贡献。身兼作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学者等多种角色，堪称通才式文化“奇人”的刘斯奋说：“我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文化人，一个深受岭南文化哺育熏陶的文化人——不拘一格，不守一尊，不守一隅。”

奖作品《白门柳》，奠基文艺生涯

刘斯奋在少年时有两个理想，一是当作家，一是当画家。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的完成，了却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梦，也成为他文艺生涯的奠基之作。该作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刘斯奋也成为广东第一位获此项殊荣的作家。“壮盛之年出佳作”，从37岁写到53岁，这部小说消耗了他人生精力最充沛的16年光阴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这部书始终未被遗忘，后来被改编为多种文艺样式，传播甚广。

身为广东人，却写了一部江南历史题材的小说《白门柳》，这与刘斯奋从小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分不开。他在古典诗文方面有较深的钻研，对于古代文人的生活习惯、喜怒哀乐、价值取向皆比

较熟悉，这使他在接触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史料时，“有一种如历其境、如温旧梦、如对故人的感觉”。

刘斯奋的父亲刘逸生是著名的古诗词研究专家，著作《唐诗小札》影响深远。因家学渊源，刘斯奋的第一本书就是做诗词注释。后因机缘巧合，他就陈寅恪晚年诗文问题和学者余英时进行过笔争，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受到钱锺书先生的来信肯定。但他也并未就此走上治学的道路，而近年闲来所撰《“墓门深更阻侯门”析正》，又为聚讼百年的这一桩文史悬案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，为学界称道。

人物简介

刘斯奋，1944年生，祖籍广东中山。作家、书画家，通才式的文化名家。在小说创作、学术研究、美术书法等领域均有建树。文学方面，小说《白门柳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；美术方面，被誉为当代文人画代表之一；学术方面，对古典诗论等深入研究，卓然有成。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广东省文联主席、广东画院院长等，为广东文艺繁荣作出贡献。2015年被授予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。

答问

报纸应雅俗共赏 别怕脱下“长衫”

羊城晚报：融媒体时代，传播环境急剧变化。请您从文化角度，谈谈这种改变对传播工作有什么新要求。

刘斯奋：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。媒体人对社会生活变化的反应是最敏锐、最迅速的，更加不能无视这种变化。

过去，社会话语权掌握在士大夫、官绅手里。近代以后，报纸、刊物出现，话语权转移到媒体人手里了，这一“夺取”是毫不留情的。现在，报纸也面临着新媒体话语权的争夺，报纸一定要放下原来的包袱，向当年梁启超、陈独秀等人学习。他们本都是士大夫，面对新变化，迅速放下原来的架子，去办报纸、杂志，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潮流。

眼下，千万不要看不起抖音等新的传播方式，而要勇立潮头，敢于去把握，通过自身优势，去利用这些新的传播手段，这样才能适应将来的发展。

羊城晚报：您对《羊城晚报》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？

刘斯奋：《羊城晚报》是一份文化类报纸，这些年也在坚持这种办报方式，我觉得挺好。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有两个层面：一个是“阳春白雪”，代表高度；一个是“下里巴人”，代表广度。报纸和文化、学术刊物有所不同，不能只顾高度不顾广度，而应把两者结合起来，既照顾高度、又照顾广度，以此来传播正能量，引导社会舆论。

实际上，一些新媒体为了吸引流量，难免会生产低俗、庸俗的内容。报纸还是应该坚持雅俗共赏的思路，重新摸索出一条路。在走这条路时，可以放下自身“长衫”，去研究新的媒介，吸取一些成功的传播经验，这很重要。放下原来的优越感，才能把握新变，提高自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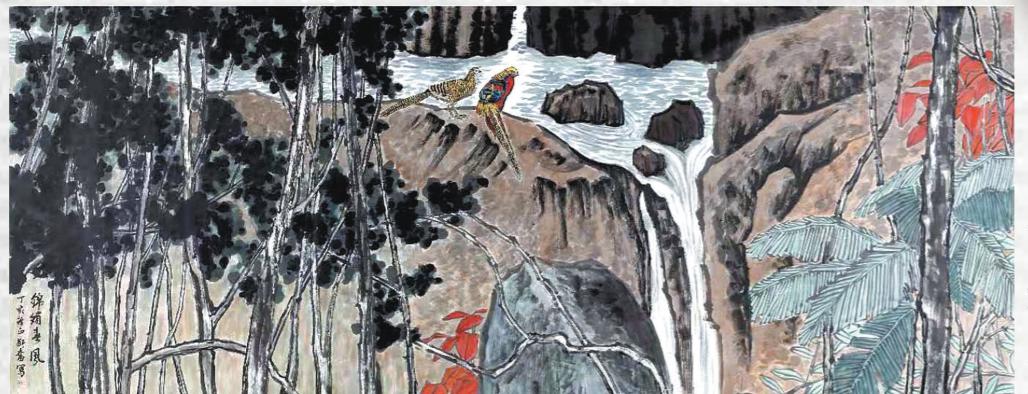
从羊晚创刊起，我真正是从小看到大。”刘斯奋说。相对于新闻版面，“晚会”“花地”等副刊版面对他的吸引力更大。后来，他逐渐不满足于仅做读者，也常给《羊城晚报》投稿。

《白门柳》自创作伊始就与《羊城晚报》有着密切关联。“《白门柳》创作的‘引子’部分，初版时并未收入，最初是登在羊晚的‘花地’副刊上。”刘斯奋说。当这部历时16年才完成的“大部头”结笔之际，其“跋语”也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发表。“羊晚的始终关注，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和鼓励。”

在“广东有无文化”“广东是不是文化沙漠”的争鸣中，刘斯奋

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，提出了“古代文化中原，近代文化看广东”等重要论点，引发热烈讨论。1995年，《羊城晚报》又在头版报道了刘斯奋撰写论述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《朝阳文化、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》。

2003年出任广东画院院长，他提出画家要上文化课。此消息经《羊城晚报》报道后，引发全国美术界热议。2010年，刘斯奋与七位广东学人联名发起的《岭南宣言》在《羊城晚报》副刊首发，他们秉承岭南先贤“学贵自得”“学以致用”的精神，发出“端正学风，改造文风”的疾呼，在报纸上与公众、同道展开切磋争鸣。近年来，在“粤派批评”“中国画如何面对世界”等文化热点中，也不时可见他的精彩发声见报。



刘斯奋作品《锦绣春风》

许钦松 愿借春山意匠 求索其命惟新

人物简介

许钦松，1952年出生，广东澄海人。岭南画坛领军人物，以独特的笔墨、时代精神和现代审美经验为山水画注入了新意境，艺术造诣深湛，成为岭南画派又一宗师。曾任广东省文联主席、广东省美协主席、广东画院院长。2017年，由其担任总策划的“其命惟新——广东美术百年大展”，是广东近百年来美术精品佳作的一次集结，相继在多地举办，引起极大反响。

答问

勇于再站上潮头 纸媒依然能引领

羊城晚报：从昔日的纸媒时代进入如今的融媒体时代，您如何看待传播方式的转变？这种转变对传播工作提出了怎样的要求？

许钦松：纸媒是新闻传播的原初方式，便于被保存，便于作为档案资料被记录，有很强的文本性。实际上是新闻传播的一个根，不能完全消失。当然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，网络传播快速且广泛，来得更猛烈。由此，整个传播形态也随之变化。要按照网络时代的形态，把报纸的业务扩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网络传播依然依靠新闻的价值。这是根本，网络也好、纸媒也好，采编人员的能力决定了新闻会不会被大量网络信息覆盖掉。当然形式也要多样，要结合网络传播特点作深度调整，须有前瞻性作为，须站在网络时代的潮头，不能只是跟风。

文化产业有多种形态并不断外延扩张，纯粹的艺术如何和网络时代的产业发生关联，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值得探讨并且要努力去解决的重大课题。这也是我们从事媒体和艺术工作在跨界融合上值得探索的内容。

羊城晚报：您对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未来的发展有何期许和建言？

许钦松：过去《羊城晚报》一直起到引领作用，她在未来发展的新时期，依然有引领的作用。当然，这种“引领”已不是过去的那种，今天是要站在媒体前列去引领，要站在经济发展、文化发展、法治社会建设以及社会全面发

展上去起引领作用。

《羊城晚报》

拥有全国一流的采编人员，办报的力

量很

强，她应

做到并

且也能

够到。

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，许

钦松也通过《羊城晚报》去触摸

社会的脉搏，与广大市民“心领

神会”，这一“缘分”已延续近四

十年。

“我是《羊城晚报》的长期

订户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

我就每年订《羊城晚报》。《羊城

晚报》还为我的艺术推荐起到

了不小的作用。”许钦松说。原来，那些年，许钦松给《羊城晚报》画了不少插画，并不时有散文等发表在这份报纸上。《羊城晚报》坚持以文化办报，艺术家们的艺术作品、艺术见解也随着淡淡的油墨香“飘”进千家万户，丰富了无数人的文化生活。

期作品因羊城晚报走进千家万户

“《羊城晚报》影响力大，我的作品在初期也因这张报纸的宣传，广受社会关注，这是一个缘分吧。”许钦松说。

他表示：“《羊城晚报》是许多人晚上回家后饭后必读的报纸，她的内容更贴近生活，与大家的生活情感紧密相连，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文化性。”

甘韵仪

“这一路，不敢骄傲，到现在都不敢骄傲。”纵使硕果累累，许钦松仍坚守着“上下求索”的艺术初心。他说，艺术是一场人生长跑。而在这一趟长跑过程中，他和他的艺术作品还成为了《羊城晚报》的“常客”。一纸油墨，艺术芬芳，他也由此多了一个与广大市民进行“艺术通电”的渠道。

画作“跨专业”，革新“山水观”

月先生的帮助。”

他在学习国画一段时间之后，又对版画很感兴趣，于是便游刃于国画与版画之间，成为了一个“跨专业”画家，两者中各取所长，融会贯通，互相渗透。他的山水画，用笔如斧，挥洒自如，像“刀刻的山水”。

许钦松主张革新传统国画，提出有别于前人山水画思想的“大山水观”“大笔墨观”，表现雄浑壮观的山水画境界，形成了作品大气势、大气象的格局。

他在受访时曾表示：“因为有创新意识，某种程度上，我的山水画比别人的创新步子迈得更快一点，或者力度更强一点，于是成就了我的山水画艺术。”

许钦松说，他已记不起自己是在多小的时候开始热爱绘画了，估计是一种天性使然。

他表示：“我天性喜欢艺术，特别喜欢美术。这一路走来，正因为喜欢，不管多累都乐在其中。这种喜欢也使得我的艺术人生获得了很多机会！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出来工作，一路都有很好的老师指导，有很多前辈帮扶，包括有黄新波先生、关山



2008年，许钦松应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山水《南粤春晓》，作品以写实性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铺叙了岭南秀丽壮阔的河山

因有了艺术，人生才绚丽多彩

从艺近五十年的经历，让许钦松深刻地体会到，要走到艺术的“制高点”，需要竭尽全力，并用一辈子去完成。他说：“可以说是一场人生的长跑！虽然现在进入老年了，但人生还有相当一段时间。我一直都在路上，还在奔跑、还在攀登。”

回眸重温来时路，艺海探索志更坚，对真善美的追求始终贯穿其中。许钦松说，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领域中，艺术追求真善美，由此他整个人生也因艺术对世界充满热情、充满热爱，并用爱去对待一切。

“能把爱好与事业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是人生最幸福的体会了。”

在他看来，艺术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塑造着艺术家，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发展。“从某一方面讲，社会是错综复杂的、是多元的、是诡秘的、是充满矛盾的。

唯有艺术能安抚人们的心灵，让心平下来，才能有真善美的追求，进而让整个社会都安宁。”许钦松说。

当然，从艺道路上也会有迷惑，或者用许钦松自己的说法——“干扰”。“我们艺术人生的走向，肯定会受到一些干扰和误导，会影响你对艺术的追求，这里面有名利等各种各样的吸引与诱惑。一个人的成长有多种选择时，即便对艺术的追求是坚定的，也会产生动摇。特别是在年轻且还没有取得一定成就时，很容易对人生茫然。怎么才能排除干扰和困惑呢？需要对艺术理想的向往和追求。”

在他看来，能与艺术同行，人生是幸福的。“如果没有艺术，人生是单调的，正因有了艺术，人生才绚丽多彩。”许钦松说，“我的艺术就是我的人生，我的人生就是我的艺术。”